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三

明程敏政撰

啓

代謝陞啓

方岳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袞袞甚
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歎人情之
澗倒一鷗挾兔則必子公帝成之書五羊易牛狠曰孔
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

視絨滕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絕綈袍之故人矧如蠨蟲之官旁乏虺蜥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蠕木之先容儻然取之倚歟盛矣顧某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以游未甘為俗吏之事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譖而有聲稱豈聞堂下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刺馳雄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鯤鵬化是為運海于一飛此蓋恭遇某官如古人之

特達而急于賢慨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取呂鑿山人以為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後予恭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為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啓

方岳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按吏之遙脫非覆幬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

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安發不能為性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竒未嘗以屈辱而遽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笮獨寧得罪高明平生所為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匪澤之重湖飛揚舳艫惟餽舟之湊集隳突關閭甚羣盜之獻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為太息莫敢孰何豈圖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鰭鱗而

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綱梢敢據康廬之石閘薄人于險
竟致漂淪額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
而杖之夫奚桀黠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
敝不以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
所謂之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臥上牀使客卧下牀
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
奏之章重費并包之度此蓋伏遇某官以皇極容受以
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志劾此

鄰邦劾彼朝士皮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爾之意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某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蹤方定若曰統臨之部本無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則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何策何筮爾收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摧謝併以懇

祈

按湖廣綱卒過南康肆虐居民公榜之湖閩賈似道劾公無體統朝廷為易郡然南康不隸湖閩賈似道

之橫
云

謝吳侍郎舉著述科啓

汪儀鳳

持囊簪筆薦揚匪輕弄翰操觚典麗過許不由媒介之
請可謂特達之知嘗聞春秋褒貶之公定於一字游夏
文學之取列在四科蓋簡厥修簡厥不修者激勸之微
機而觀所主觀所為主者考覈之要法揆以宗臣十科
之建叅諸冢宰八柄之司雖索駿未必按圖然存羊尚
能愛禮况夫著述至重尤非踈淺所宜必有本本原原

殫洽之胸始擅表表偉偉雄巨之手傳作毛穎猶議類
俳經續孔麟或譏失僭顧惟庸妄曷副品題伏念某出
言無甘刻志徒苦習場屋之破碎安得風行之漣漪事
筆硯之雕鏤頗識霜降之涯涘每歎淑芳無潤幾回結
柳送窮間於飲墨之餘嘗效抽黃之對自慚骫骳竊鄙
喧啾過蒙蒸菌以出芝陸覺引蘿而附栢以端凝而旌
其資稟以敏贍而勵其詞章調八音於啞鐘粲八珍於
酒簋若為稱塞但切凌兢此蓋恭遇某官秀孕於台望

高乎斗論思密勿龍墀引聽履之星師表尊嚴鶴禁導
重離之日為善類立繩準為人材開鑪錘雅在拔茅遂
叨采菲某敢不激昂自力增益未能仰佩淑私擷文章
之小技俯殫誓報守節誼之大閑飯倚之忱鋪荼其槩

與曹徽州啓

許月卿

趣裝曹參已歌來暮受屢許子敢缺恭先

云云

既激西江

以蘇涸轍之鱗盍運南溟以展垂天之翼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時止時行莫之致而致莫之為而為有義

有命丹墀眷渥雄閣任隆親水地之侯仍木天之閣以
昔繡衣之霜凜為今皂蓋之春溫惟花屏山練帶水之
竒遭焚林田竭澤漁之後欲回生意必得真廉彼貴職
之卿囊帛匱金而已矣此名世之士淵珠山玉如是哉
歡迎西嶼之儒英快覩東嘉之文獻唐之壯郡今則漏
卮守令牧民不損猶應言損水旱仍歲有聞更不以聞
既無思溺猶已之心安得遺利在民之意傳舍而又傳
舍富州那復富州近因三準金銀之闕殊覺十室繭絲

之苦折帛久例忽增一斤茶租鑿空驟盈五百他可以
類推矣其何以堪此哉拯溺救焚帝遣慈祥之父母興
滯補弊公行寬大之詔書民其瘳乎人所欲也因念歛
黥之地舊為財利之區近觀嫠女之范公遠考盤洲之
丈惠凡而相業一自吾州典舉今年尚憶細侯之竹馬
運籌他日却觀諸葛之木牛駕熟路之輕車添新安之
故事某三秋蕭葛千里嬋娟風緊西淮交承托雲仍之
久地寒東野覆庇謝天幸之多

補中謝魏守

克思 啓一

汪復

伏以侯邦貢士莫能決勝於蘭宮帝學儲賢偶獲叨升
於槐市雖抱中眉之愧幸乘奮翼之機復取青氈咸由
洪造切謂成均才之圓擷其秀而藝其苗君子邦之基
南有杞而北有李是以累朝之化迭崇造士之科或頒
湖學教條或立辟雍選法奎畫灑聖賢之贊珉刻昭垂
王綸演忠孝之言玉音誕布栽培有道潤澤無窮學校
自數年來議論為一時重排雲閣闔闔爭臺諫之是非披

腹琅玕與廟堂之可否恢恢公道凜凜清飈蓋禮義廉
恥之維既張而德行道藝之教素熟不負所學是隱然
有益於邦家所好非名豈叢爾爭雄於祿仕必有囊中
之穎方堪館下之生如某者材劣穿楊命窮嗜歌世系
分龍溪之派素親經訓以當菑畲嚴君登虎榜之名亦
由賢闕而紆簪笏慨念箕裘末緒益研屋壁遺編幸因
二千石之作成遂偕十五名而充賦固嘗志其大者徒
嗟竽瑟之非抑又思其次焉自嘆齏鹽之分卷此日園

橋之試惟吾邦中的之多敬義夾持雖淵源於朱子詩
書宗主端倚仗於黃堂恭惟某官某秀毓岷峨清涵江
漢鶴山正印接周程諸老之傳龍首名家有晁董公孫
之對聲猷藉甚地望巍然白水黃山暫屈堯階之步武
朱轡皂蓋首宗魯泮之涵容聚五魁于奎宿之臨揭一
邦為天下之最肆令魯鈍兩入釣陶某敢不乘此梯階
益加砥礪鞭篤為驥附鳳攀龍圜守約之紅喜見父名
而起敬解校優之褐願霑師訓以成功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二

江愷

言念申泮水之頌夙列諸生誦幽風之詩冒魁多士過
厓拂拭自愧荒唐伏念某簪紱家聲舊畚經訓匪有江
淹之筆夢幻稍異於羣兒濫入許劭之鄉評長獲承於
諸老遂滋狂妄輒昧揣量癡守壁中科斗之書期對殿
上龍蛇之影僅有一籌之失嘗射目而中其眉謂收再
戰之功將抗吭而奪之氣事出不料機每難逢蒼狗浮

雲斯湏改變黃雞白日荏苒推遷倏過強仕之年竟入
無聞之境抱遺經而浩嘆撫流運以興悲承家箕裘與
世筭瑟舊傳不龜之藥期以取封今擅屠龍之能竟成
無用未甘終棄猶復沉思嘗聞前太史之官奏奎星陷
二十年而不見自信吾夫子之心如皦日歷千萬世而常明
誕告萬方飛龍利見思皇多士屈蠖求伸方快大旱望
霓之心又作密雲不雨之嘆政懷抑鬱乃值作興突入
詞鋒筆陣之場叵深伎癢喚回桂花桃浪之夢又覺情

傷然成吾黨小子之斐然亦事是邦大夫之賢者茲蓋
恭遇某官地靈佳麗天產英豪僑寓芝山屈臨星渚有
宋處士仲光之清德追漢宰相弱翁之風猷彈單父之
琴宣流德化興文翁之學主領儒宗化洽一同政成三
異由知兵而知國因鑄金以鑄人久矣花城植盈門之
桃李茲焉藥籠求醫國之參苓於敝帚而享以千金使
駕馬而價增十倍驚人盛事咸觀接翅於鴈行及我嘉
賓并羨受徒之馬帳雖云畫地為餅不可療飢亦是空

谷聞音孰能無喜某敢不益加淬礪無負甄陶江總妙
文章既幸受知於今日魏徵勸仁義尚備選舉於他時

迂鄧僉事

文原

啓

江 愷

言念月令云夏錄斷簿囚刑官為秋潛消酷暑恭聞叱
馭敬迂鳴騶伏惟繡使相公先生產自蜀珍傳於曼系
高才碩學昭代宗師欲廣厦屋而寒士大庇以歡顏儒
臺出典說古戰場而日色不迷於過眼文陣縱觀矧思
河洛之水功聖朝新崇於廟貌而續岫嶽之碑字明公

獨被於綸言上已識為行之秘書人亦望其坐而論道
必居清切不負文章是何露冕以行春尚未結綯而侍
禁為騫有節操忠信而稱長者亦彪為聰明康強以號
老成夙有家聲允孚邦憲故舉平反之責爰屬慈惠之
師已見澄清晏若全閩之嶠又煩諏度來此大江之東
綽著外庸趣歸中直某在士林久叨於宏庇瞻使節冀
覩于末光惟徃秋聞分篆以出司已計日候揚旌之入
境固知望白玉署而少卻是必為朱徽公而一來無何

問俗遽輟於軒車乃訊校文有資於衡鑑未見善人得見君子尚切私心惟可大受不可小知斯為慰望祇飲吳郡水恨挽鄧公之不來幸種玄都花還在劉郎之去後神靈訶殿南斗亦避文星嶺嶠炎蒸西山致有爽氣謹傳騎竹巫起扶藜集衿佩以群趨撤簷帷而快覩修辭以贊事小夫竿牘之為恭仰首以瞻見大巫神氣而已索人為嗤點鬼更揶揄夢筆江淹頓焉才思盡矣笑人鄧禹為爾聲氣寂然惟是強顏倘蒙流盼其諸悃悞

罔究敷陳

謝徐則山增紫陽月廩啓

曹涇

伏以梁炊夢斷可能餬口於四方芹水春回不待折腰
而五斗見聞為竦被受知慙恭惟路教翰學清氣玉山
太宗楛埜魏公之笏故在還乃祖風子幼之文最佳源
于外氏九萬鯤鵬而天路一雙龜鶴以璜宮春容講篇
深挾先儒之旨縱橫筆陣盡降餘子之心方鼎新革故
以尊明倫之瞻亟養老欽賢以奉揚庭之意事闢風教

光照雲山已分蕉鹿之成空忽似轍魚之得沫接也以
禮受之矣寧須通乞米之書無所用心難矣哉尚堪為
炳燭之學是名稱塞敢昧皈依

謝唐長孺和元日十詩啓

曹涇

伏以不類而詩已分曹牆之短倚歌而和忽驚唐律之
工况侑專書具陳世契賜誠出於望表感固溢于情涯
恭惟某官遙宵比陽高流練水六典家學尊翁之懼似
梅大雅宗風仙人之謫姓李認自渥洼之種知為梁棟

之材閃倏萍雲逶巡角弁別三日刮目相待故非吳下
之蒙讀萬卷下筆有神一似少陵之甫慨此江空而歲
晚居然色正以芒寒尚念吾衰猶為父黨飛鴻之遺泥
爪往迹雖陳驂駟之起霜蹄脩程自駛何許得水元之
賦於焉洒賡載之題泉不擇地而流諒同遊戲玉乃無
脛而至奚以稱蒙既昭佩歲寒之古心且穩挹天葩之
奇馥十重斯襲萬謝為宜某不恨數奇頗憐才盡無青
玉南金之報姑循駢儷之遺有風泉雲壑之逢定究輪

困之蘊

賀胡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初翁

恭審命頌省闈位正儒宮芹泮生香獨為守禮義之國
杏壇振響奚必去父母之邦龍象蓮開鳶魚機變竊以
天下道為最大渙若日星古人學必有師巋然山斗矧
表儀乎學校尤闢繫於綱常能百川迴強濶韓愈始無
慚于博士徒清夜動春酌鄭虔亦奚取於廣文就茲去
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

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
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南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自
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于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繡斧行
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裔喜有
聞孫敬攀孔席之春風希沛周庠之化雨狐狸號鯁鱗
舞宮牆方厄於羣陰虎鳳躍蛟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
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涌以雲蒸觀聽維新氛埃一
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

過計泛觀人物厭者舊如家雞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芻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時而收大學中庸發知行之底蘊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工夫溯周程有繼往聖之功會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之日月庶幾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日周公仲尼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時玄齡如晦之勲端自河汾而選出願堅晚節式副輿情某徒有斐狂不

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
浮名惟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
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他人不如同姓公無首宿盤之
吟得賢能立太平將促薇花省之召其諸依嚮罔既敷
宣

上陳定宇先生啓

金夢巖

伏以學必有師本傳道而解惑賢則希聖思入室而升
堂蓋將欲溯性理之源流豈徒專習科舉之事業玉必

琢而成器木須揉而中輪物且如斯人胡不爾竊有請
也能勿誨乎恭惟某人學究天人名薰宇宙二帝三王
之道融會於心一聖九賢之書貫通其旨學不厭而教
不倦折中矩而周中規行濟南伏生之年地行不老高
少室山人之價天爵自榮昔嘗取重于鄉闈後乃宏開
於家塾廣納四方之學子樂育天下之英才著述流行
施君子之教雨薰陶漸染偃小人之德風如某者雖以
至愚亦幸私淑切瞻山斗恨藥石之未承每對燈牕喜

詩書之竊誦秋風槐棘托交高第之二三浙水舟篷共
講斯文之萬一亟欲拜於丈席庶少見於寸誠羈絆百
端稽遲數月輒抱競辰之課上淬耀星之芒疾在膏肓
藥惟求於瞑眩心同蹊徑第有賴於開通生我者父成
我者師敢冀傳於心法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尚勉竭於
吾才眷戀之懷敷宣罔既謹奉啓事恭詣席下以陳伏
惟尊慈俯垂鑑納

謝揭學士撰陳定宇先生墓銘啓

代先生子
明卿作

倪士毅

伏以學師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韓公豐碑有耀存亡均
感遠邇咸稱竊聞心無古今跡有隱顯故雖心乎古學
豈能使今人之悉知蓋由跡本隱居正須待顯者之提
擬况在深山之寒士尤資名世之鉅儒伯牙鼓琴非鍾
子期之聽而孰察左思作賦必皇甫謐之序而始傳固
宜奏流水之香因可貴洛陽之紙斯僅長於一技尤不
泯於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實竭終身之力耕經獵史人

皆推後進之範模著書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雖已

流傳而刊布孰能特達而品題恐嘉禾稊稗之同生則

美玉碻碻其曷辨既歿世不無遺恨在嗣子未獲良圖

遂集同門博詢誌墓

此下元作僉謂才能若昌黎伯既善為銘且聞嚴毅類眉山翁不輕

著筆其師朱敬與改云

僉謂蘇長公之在宋不輕泛於銘文又謂

柳公權之居唐尤貴重其書字

此文亦揭公書之故用此事

是惟具

美獨在我公

此下元作乃越千里以忱求果挽萬鈞而慨許朱敬與改

乃憑良友之

遠行特走京師而懇請此蓋伏遇監丞學士曼碩先生

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袞袞燦若分輝於五緯片言
鼎重粹乎致意於諸經

此下朱敬
與添四句

抉雲漢以成章驅波

濤而入筆遂託萬鈞之力特榮一介之微不諛匪劉又
之敢譏無愧豈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
幽光永傳不朽某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
慰還家之鶴謝誠率爾譬如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
懷慙未果詣門而展敬其為感佩莫究敷陳

答樞判汪公

同

請主商山義學啓

趙 沔

伏以學由義建興文右武之時士以禮羅折簡捐書之日靖惟寡陋過欲稱揚恭惟某官雅望人歸雄資天賦持節有光于畫繡鎮重三吳過家無間于春暉堂高四友拯鄉邦於既溺慨學校之久隳當傷痍汨亂思重叙於藝倫况板蕩勳既克全於我里事有至難而濟之若易時非所急而斷以弗疑招學士於駭散之餘爰中國而受室求亡書于煨燼之末雖一卷而立師謂晦菴

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風猷不遠當及典刑
之未墜庶幾文獻之足徵苟至德要言能恪遵于先正
則良才善俗庶可見於清時豈期束帛之將不棄遺簪
之舊自非高誼孰念陳人某樸學無成半生多難疾病
空餘于皮骨亂離久廢于簡編慚始隗以何堪念依劉
之有自受殮反璧敢逃越雪之譏充棟汗牛奚取郢書
之謬尚圖良晤以究欲言

上梁文

秋崖新居上梁文

方岳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
主浩然小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犁鋤誤親筆硯
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趨文石之班君王頗說其能詩每
與儒臣之選正爾細書于冊府誰令贊畫于軍門如彼
同僚可羞矚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袖而拂天星
攜東書而臥雲壑百年相公碑下久矣寂寥數月間
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

堂之靈當識秋崖此意太虛為室明月為燭未問康廬
主人咨爾工師聽子謠頌

拋梁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韭雪菘供夜話磚爐石
鼎煮春風

拋梁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挹長庚吟皓月曾經太
乙照青藜

拋梁南白石尖如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粼粼吹
綠相公潭

拋梁北正與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
蕾梅消息

拋梁上心與太虛同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
風無盡藏

拋梁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布襪底湏忙耕雨烏
捷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舒長早韭晚菘不欠園
官菜把左花右竹蕪添工部草堂牛衣之暖難忘蟻甕

之春易熟物外乾坤廣大胃中星斗光芒

樂斯拋磚文

江愷

伏以砒上之雪飛六月既因以為遞跡之區草頭之露
隕一朝豈可無藏骸之所非云早計實是長圖雪砒主
人賦性甚踈遭時不偶冉其老矣尚嗟為魚而蠹書若
將終焉甚欲效蠶而成繭治亦進亂亦進元無濟世之
才歌於斯哭於斯儘了浮生之事土規三尺磚捲一蓬
生無益人宜自取不食之地死便埋我更何煩荷鋪之

夫既非是天啓滕公佳城亦何用自為司馬石槨鬼以
其歸之謂誰能分晨暝燕雀蝙蝠之是非葬也者藏之
云曾何計上下烏鳶螻蟻之子奪爰舉拋磚勝典式煩
振木長歌

東 賜昕山頂彩霞濃曉日初升開萬象山城佳氣
鬱葱葱

西 華蓋蒼屏迤邐低屈曲盤旋儀彩鳳回頭自理
羽毛齊

南 銀河瀉瀑落潺湲驚起翔鸞衝碧落望中雙翮
影毯毯

北 門外峰回雙馬匹固知曾亦到階除石上留痕
深足跡

上 出嶂穿心山展樣莫將微倚便為偏後有好峰
來擁仗

下 明堂儘自容車馬他日歸來展墓人或有紆金
拖紫者

右伏願拋磚之後神為守護人自平安落木無邊長江
不盡坐閱天機之自然前山可數後騎勿驅固知此老
之未死眷焉茲土雖百歲之後復化鶴以來歸樂哉斯
丘儘暇日之間必領客而吟嘯或表貞曜先生之墓且
哦石湖處士之詩

徽州府儒學大成殿上梁文 唐 元

伏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司徒掌邦之教夷之清惠
之和尹之任孔子為聖之時魏號帝王之師浩浩配

天地之大睽茲新安藩屏之國是為文公父母之鄉宗
廟百官大備其邊亘有踐之禮宮墻數仞凜壓於風雨
震凌之秋南渡始創經二百年前守增修又三四老惟
聲教漸被於承平之日適事會將迎於起仆之機蠶蠹
掃除良工踴躍恭惟嘉議賢侯太守作民師帥為國著
龜樂育游歌學子遂菁莪之詠躬先勸相蒿師來楠梓
之材勇猛承當非常事業載惟廣文靜遠博士甫里苗
裔東吳儒英掣電奔霆立諾不停於頃刻揮金如土成

功豈讓於他人光前絕後繼於浮溪舍舊圖新書于樂
石執斧者右執鋸者左方勤指使之勞如烏斯革如翬
斯飛甚使觀瞻之侈合榱棟梁而山積兼冶陶瓴甃
以雲屯儼臨七十子於前楹遠續三千歲之正統蓋丈
王既沒寧不在茲乎自生民以來實所未有也匪兕何
貶於吾道鳳兮宜復于東周斯人庶知鄒魯之風來者
不忘河洛之績昭昭乎王者之服袞冕有嚴潭潭乎聖
人之居溪山巨鎮間架旁增於殿陛規模遠獻於仵圖

玉振金聲拱埃大成之雅奏春祠秋享祇言惟德之馨
香著策司祥虹梁肇舉默助神明之力式聞輪奐之歌

拋梁東赫日當天聖教同鷹爪水分趨歛浦花屏山

遠護儒宮

拋梁西簷牙上與斗杓齊郭東門外瞻竒顙鄉黨篇

中記執圭

拋梁南香火專祠祀晦菴濂洛真傳元的的紫陽高

聳尚潭潭

拋梁北九五乾剛奠皇極車書混一古來無禮樂薰
陶民作則

拋梁上萬里青天堪仰望文昌芒色正分明永屬聖
師尊素王

拋梁下孰使乾坤長不夜道心炳煥如日星文運流
行貫華夏

右伏願上梁之後經學通明士志高上真知實踐由仁
義以正人心立孝移忠卑功利而崇王道體認賢侯之

勸學懷思郡博之輸貲罔極思深追慕綏來動和之妙
化行俗美丕變風聲氣習之殊侯度增榮賢良輩出兆
民賴而一人有慶大道行而天下為公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
之山川來群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蓋吾儒之
一脉自羲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
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塗如功利如記誦詞章之道德

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
之最高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
統之有宗會之有原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垂中天之極
而星拱子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
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茲文獻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
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
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
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

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爰從兩山之間初此亦
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花須斂於秋實
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
好倘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真不負丈公父母之邦立志
要高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收斂放心要通今而不
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古慤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
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奧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
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

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橫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載
如今皂蓋朱轡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顏白髮極知簿書
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拊
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羣彥於焉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為
尋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捐於膏田扁
額不忘於鼻祖尊經為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
一株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

流探其原採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為堂旁
為齋高為亭深為室倣武夷築室之規溪演迤以齋澄
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厦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
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黃卷豈獨抱遺
經而究終始俱期繼絕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
偉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裏乾坤元氣
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羣書探闡奧明明萬象
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虛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
立為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
參太極

上 詩文為末經為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
光萬丈

下 玉歸磨琢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
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深衣大帶以徐
趨言準繩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棟桷大棟梁
收學問之奇功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于
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予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基

書院經至正壬辰兵火國朝成化庚
子雲峯八世孫鄉貢進士睿重建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四

明程敏政撰

碑

信州二堂碑

汪藻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
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
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
無所忌至政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

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
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
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
增裨浚隍脩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
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
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
賊覆浙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
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繚信境數百里皆

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
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
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
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
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
險峙裨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
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
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乃築室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

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
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
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徂于故常
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選悞譁
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
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
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
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

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信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殲其衆當是時竝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鐵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功者可歌也已乃作歌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徂
于丕平有不能訓嘯呼以驚奮厥端螻敢仇王師帝顧
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
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子其汝褒在列咸啓
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為不聞曰
此柵者吾疆懼紛乃理隍壁乃裒選鋒爰按走集嚴兵
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麤擊崩奔不支坐以支

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愈哉惟汝予力
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乃作華屋睇
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
斯堂賓客粥粥間于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
師母或去我沾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仍如何此州
私我賢伯凡厥本末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
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按愈婺源人舜
舉祁門人見後

傳

太傅廬陵謝文靖公碑

程俱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十月陷壽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督石冠軍將軍玄輔國將軍琰等帥師距之而衛將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總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肥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勢張甚上下懍懍不自保大臣

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社之憂方是時
無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
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石畫然於是人始有固志蓋
倚之如泰山用能以八萬之師殄百萬之寇如石投瓠
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祁奚內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
勲蕭何舉宗從軍蓋以杜疑問之萌未有一舉三親而
不自以為嫌一門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笑之下變危
即安者公之功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

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哀故太常卿公生而
穎異年四歲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
不減王東海總角沈曠宏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
器益以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丘壑悠然有
終焉之志司徒府揚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
郎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
起當如蒼生何久之愔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十
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為司馬尋為吳興太守靜一無所

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
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闕中書事又領揚
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
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項之加司徒
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
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苻堅敗進拜太
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
文華之區委于敵國故宗廟宮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堅

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篤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畧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為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慰勞還公京師疾遂

篤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
三日賜東園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謚
曰文靖粵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錄
肥水之勲更封廬陵郡公既窆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
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沒則是
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
奧不迎不隨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未始
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托命於公及在朝廷獨以

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
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茂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桓
温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温來赴塋大陳兵
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
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所出公既見温神色不變
從容就席徐語温曰某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
須壁後置人耶温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
爾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貌天下然

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藐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
隱約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
幾臨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
氣誠足以藐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
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揆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之
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則有子曰瑤官
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為征北將軍望蔡公孫若干人

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隍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力
能負之其力維何非賁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手挈
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實維其
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幡然赴之
不迓不違因理王度不吳不尸有暴如温有寇如堅處
之談笑大沮以顛覃覃鎬京延首思復六合垂一斯人
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城釋權去位盡室以行須此畧
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西州之門有乞其墉

斯人永懷有救公公功功匪居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

風不渝

按金陵志謝太傅墓前有白碑無字相傳以
為勲高難名也北山此文豈擬而作之者耶

休寧顏公山碑

羅頌

顏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
嘗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
東曲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
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常較一月憑高
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

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窠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窠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堙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淒緊故謀始者不能舍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

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于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遊者未嘗携脯醢而有禱於龍者義不擊鮮于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其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及其請於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麩代牲人無敢茹

輦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龍池嗜欲非公莫能知
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為鯉未知其為
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
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徃徃賜之兆
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羣兒中以顏為小字者
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又如此山舊無公像建
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
公誌公爾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州僧伽之像

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僞釋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部郎高郵吳玠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坐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今年過七十不少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寓焉亦登第於是權之姪申及其從姪况倣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歲入太學况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

謂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
人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
姑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輿正在
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耶子既因權之請為作
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拳此羣龍嗟龍之德與
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蟲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
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

豐曰誰命之必歸于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
即此山中烝然而來尚其或逢

歛黃墩程忠壯公廟碑

羅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
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嚙
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孥臨陣而欺其友苟取一切
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于族黨其位則
列于朝矣而不見譽于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

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
往官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于四方數世之
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
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
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
人得免于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
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固以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
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

者墓與宅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
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
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
祈報常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壇降
及後世肖像以棲神設牀以安像非棟宇無以拒旁風
上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
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
之庶於時為稱乃以某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

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知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鐘鳴魏氏以從大饗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

相率社彼樂公赳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扞父邦功書帝
室於穆高廟龍姿日容冠劍侑旁儼如在宮其在于鄉
壇壇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
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
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虛設壇陞榛莽易陵隨時稱
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
坎其擊鼓黃宰之下牲升于堂樂作于廡以齊以肅以
拜以俯我公比隣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

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污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
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石維廟之始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羅願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
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
過其家欲通之脇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
從汝耶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粹師乞以告事聞有是

命後百餘年願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
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
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
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
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祭然有倫
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範乎禮義中國之所以貴於外
邦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
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

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
如當晝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
多倡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亦何可勝
數而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倍其夫不辱其
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
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
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于封君之

貴生百代之後而擬于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鬼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遠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

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覦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于強暴亦又出于風詩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召南貞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深維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順孫

貞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
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况為男子何忍觸
情縱欲自棄于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
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脩飭母失身于苟賤乃事
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

鄭師山曰予觀張烈女廟碑及陶令祠堂記理嚴辭暢讀

之如登軒陞而聞鍾呂之音

開化龍山顯祐廟碑

方澄孫

程之先有大功於趙國朝聖神神傳緒無極究厥所

元微夫人力不及是於是廟於絳爵誠信侯自元豐始
有曰靈洗者仕梁為相國謚忠壯墓祠于歙邦人神之
於是廟于黃墩賜號世忠自嘉定始淳祐二年七月詔
衢州開化縣立程巖將之廟于龍山額曰顯祐從其邦
人之請也按程譜曰巖將諱旭字明甫國初人誠信忠
壯之裔嘗出畋而遇虎騎以歸呼家人語之曰吾死當
為明神後葬龍山歲適苦旱見夢父老曰吾為祈於帝
得旨矣厥明早雨歲以大熟自是鄉有困厄必禱于墓

疫癘而飲土以愈寇盜而見旗以捕蝗飛而條滅苗槁
而後蘇此其靈響之大畧也聞諸典禮有功于民則祀
能捍患禦災則祀謂忠臣烈士也自淫巫瞽史之說起
蜿蜒虺蜴之微皆加以像設豕蹄卮酒之奉率寄之禍
福詭異誣聖浮怪失經朝家徒以民故影響附會隨其
建請而加封崇焉於是禮典龐而民志亂矣若神之世
牒有功于開國之先神之英靈肇跡於建國之時與國
同一氣脉則為國捍患禦災于以迓續民命萬年無疆

列聖在天克有九有之師神其與饗之巍然廟食三方
相望豈他祀比哉都顯號極封品其誰曰不宜乃為祀
神之歌以侑牲俎焉其詞曰

猗鼻祖兮造皇基微一孩兮蘊而毓之歷千餘年兮始
大分玉葉兮金枝宋靈德兮在天伯休父兮裔亦綿血
食兮宜與饗况軒冕兮蟬聯偉爾孫兮特起將虎頭兮
鞭虎之尾虎逝焉兮安歸儼英烈兮已不死顧力重兮
遊帝居請于帝兮願為國郭匪郭國兮民實司命凶禍

沴災兮其蘇塊土兮扁倉神旗指兮蚩尤遁藏厲鬼兮
避三舍何憂畏兮旱蝗渺晉絳兮誰封六龍移御兮東
南為宮祖拱扈兮蹕所孫率職兮焉從欽衢兮近尸巋
雙廟兮雄峙與國兮同休永相我民兮自今以始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

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騰錄監生臣吳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碑

婺源朱塘晦菴亭祠堂碑

許月卿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三十年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鉅兄弟子姪既泐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

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
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九月庚申
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扃鑰庶幾仲丁之祀勿替引之
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
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
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型以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
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

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
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
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
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
雖然為已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
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
命之說以為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
職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仕途

捷徑二膝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傲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

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

自芳昔吾夢兮斯境羌一笑兮徜徉宜為亭兮水上以
領畧兮風光去之兮幾何季子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
翼廟載作兮崇崇蕙散烝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薌以
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膝儼師友兮弟兄
超忽兮來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
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
兮餘慶

晉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方回

東晉元帝肇興江左在位六載三改元建武一大興四
永昌一初以周玘為會稽都尉顧榮為豫章都尉分兵
定東土新定東陽信安等六郡既平以鎮東軍謀襄州
刺史程公諱元譚為假持節新安太守大興二年己卯
也良二千石民愛懷之受代請留竟不得去卒於郡永
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驛路之旁歛之程
氏自此始墓前有雙石人至今無恙土人因名其地曰
雙石程氏自黃唐三代迄于漢魏世有名人蕃衍碩大

而居于洺水者最盛故天下之程皆出於廣平歆之程氏號黃墩程自洺水徙東晉而後歆程氏又獨盛於天下蕭梁時有儀同忠壯公靈洗以武勳顯南史有傳太守十三世孫也至唐有檢校御史中丞都使公澧檢校祭酒巖將公洵兄弟八房愈盛碩茂又忠壯公十三世孫也都使巖將兩房居休寧汭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學士贈少師泌為嘉定寶慶名詞臣有洺水集行於世嘗按古跡得太守雙石之墓獲視之四世矣大德

改元丁酉秋曦將房十三世孫深甫歸自北方汛掃汊口先塋上及忠壯墓而太守雙石之墓卒難物色或者偽為契券相貿易矣訪求久之風雨不輟冬十二月十有七日始至其地求墓道弗能得越十日賴毗隣父老於深雪中微得其處又十日過其處見浮土覆雙石上麥苗芄芄然深甫以金幣贖之乃會集親賓剗除耕植自晉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三十七年晉新安賢太守神道始復歸於程氏噫嘻豈不偉哉雙石既歸而深甫

宗人崧克紹銳意樹表作祠且給守塚者食極其心力
用成深甫之志抑嘗思之古之葬者藏而已矣自有棺
槨以來一抔之土愈富貴者愈不能保其藏曲阜孔林
以聖人而後能久吾歛雖小有古墓四回之先方氏仙
翁墓在歛之東鄉後割為睦邑在今淳安縣學前自漢
至今忠烈廟汪王墓在今郡北七里雲嵐橋自隋唐迄
今然皆不若程氏有晉太守墓又有梁忠壯公墓居古
跡之二而深甫於茲不惟能克復其先墓又能輯睦其

宗而禮遇之凡程姓者不問其為閣學邁之後尚書大
昌之後丞相元鳳之後一切與進飲食教誨無疎遠卑
賤之分則何其用心之篤實忠厚至此極也哉是皆可
書以為後來為人裔孫者之勸故特為之書

洛西書院碑

程文海

洛水出京兆謹舉山東流至熊耳禹導之又東至今河
南永寧之長淵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
為洛西韓嶽烏喙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嶠嶢鹿跡鳳

翼諸峯擁其後國初賈尚書損之辛徵君愿元員外好
問楊轉運與陳叅議賡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
間下邳庸齋薛先生玄繼至風教大行弦誦之聲交于
州里孝友之行被乎芻牧諸老既謝薛公云沒學者儀
張莫知攸歸公之冢嗣翰林直學士友諒思繼前志式
承遺則割歲入之奇倣書院之制爰建義塾用迪教事
乃經乃營甫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陞有崇像設有
嚴下則師承有養講肄有序學者彬彬粲然復興又購

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
養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聞陟義塾為洛西書院
五賢堂為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
從集賢大學士陳顥之請詔翰林學士承旨劉賡書其
額以賜於是山川澄鮮日星浮動紳珮翔舞稚耆嗟歎
若神龜之文始出熊耳之源載滌若諸儒先復生而親
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
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為之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備

矣而學者濶疎聖人之道寔遠寔微何哉人情役於所
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能制者皇上踐阼赫然
發憤誕修聖人之政廣厲學官之路將俾闕里之俗達
於海表矧河洛奧區乎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薛公
以郡教授為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餉遷轉運使尋謝病
講學洛西中統中王文統用事以平陽太原宣撫使召
不起以河南提舉學校官印綬即家授之亦不拜著易
中庸解皇極經世圖聖賢心學編諸書以終友諒居官

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請升周程諸儒
從祀孔子既建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淵之上以箕子
配薛氏之學可識已書院之成撫洪範語名其堂曰彜
訓東西序四齋曰好德遵道叙倫明義尊洛書所自出
也嗚呼是五者聖人所以建皇極參天地立民命學於斯
者可徒以決科射策為學哉友諒既多上賜屬刻辭于
詞臣某謹作詩曰

遵彼洛汭瞻言禹跡洋洋其淵其沚湜湜九源既滌九

法攸錫於皇時命作我民極惟極之建哲王所務惟建
之艱惟斃之懼譬言彼流水必東其注湮之汨之洪流四
驚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轍環天下我心憂傷孟氏無言
予墨子楊倬矣周程爛兮景光我皇聿興天地與侔時
夏輅殷樂虞冕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
孔休人遠言存誰績誰嗣詞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
宮于洛之里教之食之烝我髦士大臣上言天子命之
其名孔嘉惟其稱之彼愚彼頑此砭訂之永協于極神

其聽之

婺源州新建韋齋先生專祠

江濬

朱文公於婺源猶孔子之於魯也孔子沒而異端熾經籍熄道之不明不行甚矣然孔之宅在魯壞之而不壞者唐虞夏商周之道統寓焉千五百載而下吾朱子得有所據著書立言以惠後學帝王之道由是以明國初左丞魯齋許公首得四書而表敬之朱子之道學由是

大明延祐初聖天子崇尚經術以鄉舉里選取士壹是以朱子為宗於是二帝三王之道靡所不明靡所不行朱子之功大矣前吏部韋齋先生於文公為父於鄉土為師夫何文公沒未百年祖壘之隸鄉都者夫人得而侵之韋齋故宅在婺源燬於火析為民舍幸以韋齋之名其井者不改不督淵乎其甘文公之子孫歷告有司州里不以道脉興念更四政而不克復士君子之心為何如今知州干侯文傳下車公牒交至公稽首曰某承

朱子之學辱來是邦朱子先廬祖龍之當復其何敢不
肅且聞宋太守韓公補建書院於紫陽前江東道按察
使盧公摯前縣尹汪公元圭建書院於婺源俱事文公
以專祠尚淹韋齋於羣祀子不先父食禮得無歎乎乃
集諸老覈韋齋之故址議韋齋以專祠聞風服義願歸
舊疆者不令而行汪君景周以前令尹之孫起鄉祠之
念慨捐已帑資以遷復故地從其履為步若干鳩工構
祠庭室門廡楹若干買田以給祠事為畝若干經始於

元統甲戌月日告成於乙亥月日其為祠也北枕州市
南面重岡周其垣以屬于門盡官地以拓其衢升斯庭
也眺仰之間川流山峙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昭著書
院祖壘相繼以復一總諸祠偉矣惟邦君干侯得奉宣
之要務汪君景周襲故武之當為道所以明所以行又
如此文公而神遊乎鄉土寧不為之憮然邪漢文翁卓
為循史傳首者起學宮招子弟除更徭爾今干侯為州
吏民畏服甫及期年治績已著而憔悴之民所望於侯

者又寧止於此哉刻石篆記固有大手筆在然見而知者未若吾徒之悉大道之行故老彫謝後死者何幸身親見之不揆昏髦僭述輿誦以為口碑云

婺源三梧鎮汪端公祠堂碑 汪澤民

婺源芙蓉嶺之東麓古有三梧鎮鎮立汪端公祠公歛著姓越國公十三世孫也唐季公父以兵馬使守婺源公其次子分戍三梧逆巢肆虐所在為盜區公以勲臣子膽勇過人練兵擊賊捍禦掩捕莫敢闖境衆賴以安

自中和迄景福歷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既沒鎮人追思不忘構祠報祀署曰端公從官稱也凡兵戎雨暘疵癘之虞被社免焉宋至和中歐陽文忠公行部歎謂有感植雙杉誌之繕葺惟謹鄉先達王公汝舟王公炎江公事天皆有記澤民之先環珠使君於公為兄居五鎮兄弟墓俱在大田昭穆有譜甚詳至正戊子冬展墓會宗道三梧憇鱸溪峯巒列秀岡阜四合縈以流泉衍以膏壤族處豐裕文獻可

徵祠當巖險之口負坎面離萃奇畜靈敬饗宣延宜矣
公裔孫神秀寄跡浮屠氏取資於醫孜孜根本倡出緡
錢偕族之人新之明年己丑十月工告畢工棟宇深廣
靈栖允寧衆割田若干畝以奉烝嘗而某夙夜董役效
勞德本具石徵記田之區畔勒諸石後用垂永久澤民
羣從子姓也曷敢以無文讓乎先王之制祭法有五公
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功德在民鄉里祠之子孫保之宜
在祀典惜乎當時無能陳其忠烈錫命爵號闕焉顧位

卑職微不能信既往之堙塞材薄辭鄙復無以發不朽
之幽潛祇自慙焉爾雖然歷唐迄宋遺黎遐壤悉歸職
方其聞家顯胄承續不延者有之我汪氏詩書忠孝文
武勲庸彰灼簡牒非前人積累之厚安能致慶若此噫
嘻嗣孫繼今以往尚思克肖克勵克光克昌廟食百世
馮馮翼翼其可以無憾也夫謹述興修之由系之以詩
并刻之具家乘者不書其辭曰

姿英烈兮不僞賈吾勇兮無前時孔艱兮兵相挺折衝

搜捕兮粉榆以全流矢墜兮奮威怒沒為神兮靈臺著
幽冥一理兮永垂休祐枝葉碩茂兮安樂我土五嶺聳
兮鴉峯迎表獨立兮新廟成彼淫祠兮何福之憑公精
忠兮報則未盈鳳笙兮鼉鼓蕙殺兮椒醑文運昌兮偃
武靈馨德兮終古

歙潛口張許二將軍廟碑

程文

徽州治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歙西三十里曰
潛口有張許二將軍祠莫知其建立所始居民數百家

依神以為安水旱疾疫患難之不期出入謀望必禱焉無
不響應每以歲三月二十八日羣集祠下割牲漑酒張樂
薦獻以娛神用答天貺父老相傳其來久矣至正十一年
夏紅巾賊犯郡縣大肆焚掠祠亦隨燬明年賊平逃匿山
谷之民咸歸復業營葺垣屋復建祠故址以棲神事之如
初潛口之山川本之黃山盤礴深秀張許二將軍又唐世
忠臣守睢陽以抗安史之兵誓死猶為厲以擊賊其英風
義氣凜凜如在宜其流行天地血食萬世豈獨睢陽有雙

廟哉韓文公稱其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
遮江淮則江淮以南尸而祝之亦其所也况徽歛地靈神
所憑藉民所歸嚮祭則受福有必然者祠之復建也某人
出錢以倡之里中子弟起而和之常乞靈於神而客京師
者某人率其黨共歸財以助之祠成視舊壯麗有加蔣嶽
伯申述其事請記予素服神之烈又喜歛人事神之勤故
為書之因繫以樂神之祠三章俾并鏡諸石其詞曰
坎坎鼓潛山下雲為車輪風為馬兩兩霞旌啓前路神

之來兮誰敢侮潛之水鐘鐘鏜瓶香照几鑪吹香蕙殺
蘭藉奠桂漿精意翕合神顧享鐘鼓希絲管奏山川深
奇耀華構我民事神無間舊神無我遺錫我福壽

黥橫岡重修汪王廟碑

汪克寬

古者盛德必百世祀有功於民恒在祭法矧禦災捍患
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
驍勇扞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區宇遣使送款朝廷嘉
之授以方牧封之越國是時四海鼎沸羣雄蜂起據數

州之土竊名字者不可勝計爭地爭城晝夜戰鬪斬艾
蒼生若薙草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
俾其境內之民得道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追思其
義在在立廟祀之不忘水旱疫癘有禱輒應蓋七百年
於此矣自宋迨我朝申錫王爵徽號八字崇於海濱恩
秩寢隆蓋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
不怠也黟縣橫岡故有廟歲久墮圯至正四年甲申春
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

廡為屋一十六楹棟宇弘麗丹漆輝耀肖像尊嚴軒牖
踈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職熏修
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某世食其入而繕葺其廟宇焉
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予文勒諸麗牲之碑乃叙其
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列之碑陰詩曰
桃源之山兮黔之水民思神德兮萬世無已廟成奕奕
兮有寢有堂觚稜翬飛兮丹碧焜煌神之來兮駢兩蚪
旌旗若雲兮靈風蕭颼黍稷馨兮芼蘋牲牢肥膾兮沈

齊清醇福我壽我今俾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癘

我民報祀兮彌勤被神之澤兮光無垠

環谷又為越國公論曰仁足以

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
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又前後殺
敵四十五萬具殺人若艾草菅然王莽以外戚受封新
都遂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斃之他日賜
劍杜郵傳首宛城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之誇仁連義
可為永鑒矣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竝起各為長雄互
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惟越國江公集果毅保州里遂兼
歙宣杭睦婺婺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達天下既定
奉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為方牧保全始終于姪顯
榮蓋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者也予獨
怪唐臣編史比於王薄張金稱輩以賊名之竊考高祖
起兵太原既已私幸晉陽宮人又殺留守取長安陽尊

代王侑而假禪受之禮其與宇文化及王世充李軌劉武周薛舉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已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書及司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本文未之有改善乎吾邦朱子著通鑑綱目凡例凡起兵以義曰起兵具起雖不義而所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白瑜婁王薄之類人微而事未成則書曰兵起凡建國立號者皆書起兵蓋深悉秦隋之暴謂人人得而誅之故唐漢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之始末史不立傳是以綱目不獲特書以表之耳予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者當以綱目為法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